

兩個謎題

一，是誰「生在高山上，卻活在深海裏」呢？

近春天融雪的時候，在北美寒帶的高山上，能找到一群群的小魚苗，藏在溪水河床的沙礫裏，它們剛孵出來不久，父母都已經不在了，半吋長的小身上還掛著一個蛋黃囊，做為它們生命最初幾週的營養包。此後一兩年，簡單的說，它們會慢慢地邊長成邊往河的下游遷徙，等長成四吋以上的小魚，就可以向著河口去（從人看來，它們似乎是尾先頭後地「墜落」下去），準備出海了。

這就是著名的鮭魚 (Salmon)，在北美，歐洲，東北亞都有它們的蹤跡。它們在海洋中生活的時間自一年至八年不等，到了一定的時候，又會回到原來的產地，那時它們已是兩呎多長健壯的魚，肉色橙紅，是上等的美食。

二，又有誰「生在深海裏，卻回到高山上」呢？

如果由佛羅里達州向東北航行一千哩，經過百慕

段永輝弟兄

達，就會來到一片廣大又平靜的海域。這裏的水又藍又清澈，因不大受四圍洋流的影響，所以鹽分相濕度都較高，叫作「藻海」(Sargasso Sea)。藻海一種滿掛著小氣泡的馬尾藻 (Sargassum) 的浮游植物。布西航，幾乎絕望之時，看見海藻，以為陸地將近，於是繼續前進，所看見的就是這玩藝兒。

藻海聞名，本是因從前的水手傳下一些聾人聽聞的故事，像海草把船抓住了等等。直到30年代，在一位丹麥海洋生物學家的研究之下，人們才逐漸發現，原來全歐洲與北美的鰻魚 (eel) 都游到這兒來產卵，難怪鰻魚在內陸雖然普遍，卻從來找不著它的幼苗，鄉下老百姓還以為它們是直接從泥巴變出來的呢。

鰻魚於春夏季把卵產在1300-2500呎深的海裏，孵化的幼苗順著洋流漂，慢慢長成3-4公分的葉狀小魚 (Leptocephalus)，形狀與鰻魚相差甚遠，從前一直被歸為另一類)，等靠近該去的河口，就會奇妙地

變成一隻隻透明的小鱈魚 (Glass eel)，向內陸游去。它們在海洋裏生活的時間視旅程的長短而定，北美約一年，歐陸約二年，地中海與黑海則可長達三、四年。進入河川後，它們會各往指定的地方去，山地（尤其是雌性的鱈），平原，溪流，湖泊，池塘都找得到它們。長到六、七歲（長命的可以到廿歲），再回到藻海，產卵死去。

神造這些奇妙的生物，除了讓我們知道不可能沒有一位智慧的設計者（誰為它們預備，好適應鹽水，淡水的環境？誰帶它們找回千里之外的出生之地？歐洲與美洲的鱈魚苗乘著同樣的洋流漂，誰也沒有見過要去的地方，怎麼不會游錯河口「下錯車站」；），更要我們思想生命的意義。

其實這兩個謎題，除了鮭魚與鱈魚，還有一個更適切的答案，那就是人類自己。我們也是「生在高山，卻活在深海裏」；人本是照著神的形像與樣式受造，卻墮落在一個彼此恨惡的世界裏。但是感謝神，祂能幫助我們這些卑微的人，改變形像，再回到起初神的心意裏，並在屬靈的高山上與祂同行。對於我們這些生在罪惡裏的人，有一個從上頭來最神聖的呼召，就是雖然「生在深海裏」，我們卻得以「回到高山上」。

為了響應這一個呼召，海鱈在海裏的旅程可以遠

達6,000哩，進入內陸更往往要冒險離開水域，趁黑夜穿過溼潤的草地，才可能抵達目的地。鮭魚的逆流之旅更是艱難，為了回到高山上產卵，它們逆泳的時間可以長達一年（視河流的長短而定），不但要跳過急流，瀑布 (Salmo 這個名字就是從拉丁文「跳」，salio，而來的，它們可以躍高十呎以上)，更要受鷹鳥，熊爪，獵人的威脅。但它們的決心就像激悟回頭的浪子，毫不畏懼的禁食而行，每天逆泳9,000哩（阿拉斯加的鮭魚可以日行500哩，順流康河而上，溯源二千哩）。達到終點的鮭魚，不但失去四分之一體重，更被岩石刮得遍體鱗傷。在那裏等著它們的是參天的大樹，含氧度高的清涼雪水，乾淨的河床，與永遠的安歇（太平洋的鮭魚只能產卵一次）。

人看見魚會不會慚愧呢？我們的生命是否也響應那高山上的呼召呢？對於已經在路上的基督徒，當我們把魚當成自己的記號時，是否配得過它們至死忠心呢？

有一首詩歌說：

「或經過狂濤，或經深水，或走過烈火，
寶血全救贖；苦難雖籠罩，歌聲常伴隨，
白晝或黑夜，我跟從我主。」

願主把我們每一個人都領回高山上。